

守望麦田

郭志溪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守望麦田

郭志溪 /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麦田/郭志溪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087 - 3164 - 3

I. ①守… II. ①郭…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513 号

书 名: 守望麦田
著 者: 郭志溪
责任编辑: 曹明生 于红曼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78622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天顺鸿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守望着自己的麦田

——郭志溪散文随笔集《守望麦田》序

许 辉

从手机里读到志溪发来的信息，他说最近要出个散文随笔集，想约我写个序。读完信息，家里的电话又响了，我接过来，是久违的操着淮北方言的志溪的声音。

我开始阅读志溪的“守望”——《守望麦田》的书稿。

读着这些熟悉的文字，我的思绪飞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初。认识志溪是在1984年宿县地区“绿满平原”的创作会议上。我们在一起听作家讲课，到萧县、宿县、砀山等地采风。那个时候，他坐在大客车上，手执一卷，静静地读，十分沉静。而他正在阅读的图书，却是温元凯的《中国的大趋势》。这使我对年轻的志溪刮目相看，觉得他有眼界，有志趣，对当时仍生活在农村的志溪有了不一般的好印象。他有他的一亩三分“麦田”。

后来，我从宿州市人民政府调到宿州市文联工作了两年，主编《宿州文学》报，并且在创刊号上策划了一个专栏——“你为什么写作？”发到宿县地区各县作者手中，征求回复。志溪的回答大概是“为尊重人的价值而写作”，而我自己的回答则是“生命的一部分”。

那都是上一世纪的事了。

志溪早期的杂文，性情闪光，词锋锐利，虽未必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却也有着作家不平则鸣的良心和道义。从《从沉默到开口》，到《谈鼠论猫》，这些杂文血性旺盛，怒谈真理，给人以较强烈的



冲击。而《娱乐圈需要什么样的批评?》等篇章,则笑谈真理,多了些稳健和从容。更有《民间叙事的色彩》等文,是颇富新意的说理散文,是志溪对乡土、对底层的思考,读毕令人深思。志溪的作品语言凝厚,意境盎然,1985年的《泥泞》,文笔已经十分老练。他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他笔下的人物,他笔下的生活,是和泥土,和麦田,紧密相连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从宿州调至省城工作,志溪则于1988年调至宿县县委宣传部工作。诸事繁忙,志溪又是个十分敬业的人,对分内分外的工作,他总是不仅完成,更是追求完美,而且有着一般人所不及的高效率,从此他好像不问创作,只顾工作了。

但随着新世纪的展开,我又陆续读到了志溪的一大批文学新作。我很欣喜:志溪没有离开他钟爱的文学,没有放弃思考,没有忘记对新认知的追求。他的《老海寺与老海寺会》、《守望麦田》、《奎河从我头上流过》、《我拿什么抚慰你的呻吟》、《马在奔跑时有无法言说的快感》,读过都令人难忘。志溪对文体的感觉和对生活素材的敏锐,不仅没有在繁琐纷扰的生存环境中丢弃、销蚀,而且更多了对喧嚣事物的有效提炼。经过这些年的积淀,志溪写的虽然仍是他熟悉的农村,那种生活的况味,几乎带着乡村早晨小草上的露珠,带着原汁原味的泥土芳香,却也更多地注入了对人生和社会的哲理性思考。志溪向前迈进的脚步清晰可见。

值得一提的是志溪的“夜读札记”。从这一辑里我们能读到他早些年刻苦和勤奋。志溪颇具批评的才能,他既能敏感地品读出作品所蕴涵的意味,又能由此生发出自己的独见,同时还能指出原作者未必已经意识到的问题。《被颠覆与被触摸》、《向着太阳祈祷》、《泥土最后的芬芳》(感谢志溪多年前对拙作的关注)等篇,均是较好的文学批评。而《一往情深的乡土叙事》则更显现出作者考证批评的功夫……只是志溪未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到这一方面,使我为他惋惜不已。

“心香一瓣”小辑中的文章,是志溪对前辈、对友人甚至对不



相识的人的那种怀念和悼念，读后使人为字里行间的真情而情动不尽。宿州的闫广智、陈献璞都是我的朋友，这样的文章读后更令我心痛。

志溪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已届十五个年头，但他的“麦田”始终陪伴着他，始终“规范”着他，始终滋养着他。或许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思考，他的笔下会出现另外的风景？他的“麦田”又会成长出何种样的作物呢？我期待着。

2009 年 12 月 28 日合肥淮北佬斋

许辉，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著有中篇小说《夏天的公事》、《焚烧的春天》，短篇小说《碑》，散文集《和自己的心情单独在一起》等。淮北佬许辉称自己是“在书房写小书，在野外读大书的人”。



目 录

目

录

守望着自己的麦田	许 辉 1
----------------	-------

..... 大地散步

登泰山	2
走过天山	8
五柳秋色	10
探访昭君	12
读金秋 我醉了	15
温暖的老照片	17
老海寺与老海寺会	20

..... 心香一瓣

孤独的猫	28
家在汾水之阳	30
泥泞	47
烤火	57
谁的乡土不美好?	59
卡帕和他的情人	70
蝌蚪没有博客	78



行走的风景	80
-------------	----

实验散文

我拿什么来抚慰你的呻吟	90
马在奔跑时有无法言说的快感	102
守望麦田	109
奎河从我头上流过	122
看得见风景的房子	130

夜读札记

向着太阳祈祷	134
初识散文	140
生活的追求为什么平庸	149
对艺术空间的可贵拓展	152
泥土最后的芬芳	154
被颠覆与被触摸	163
缓冲：有度与无度	167
感恩军营	171
素心品自高	175
一往情深的乡土叙事	179
裸体之美	198
在色彩的丛林中裸奔	201

批评者说

关于杂文	210
------------	-----



说杂文的模式化倾向	211
沉思集	213
从沉默到开口	217
谈鼠论猫	219
娱乐圈需要什么样的批评	220
站在十字路口的思考	224

目

~~~~~ 逍遥者说 ~~~~~

|                  |     |
|------------------|-----|
| 时村的街道 .....      | 230 |
| 水手与歌手 .....      | 232 |
| 住房：困惑与无奈 .....   | 234 |
| 自行车的辉煌 .....     | 239 |
| 我和春联的故事 .....    | 242 |
| 我在情人节里想说的话 ..... | 247 |
| 民间叙事的色彩 .....    | 249 |

录

~~~~~ 新闻主义 ~~~~~

| | |
|----------------------|-----|
| 宿州：阔步迈向新世纪 | 258 |
| 英雄：杨在葆的艺术人生 | 260 |
| 绿荫下的童话 | 271 |
| 青春期性教育，让“含蓄”走开 | 274 |
| 特殊家庭：请关注儿女成长 | 281 |
|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代后记 | 285 |

大地散步

守望麦田





登泰山

1. 突然要去登泰山

七月的最后一天，我和刘智富登上了去泰山的火车。到徐州因为没有赶上另外一班快车，我们就直奔徐州新华书店购书。智富购小说，我购买了《金蔷薇》和邹韬奋的《经历》。匆匆再去车站，乘 516 次慢车北上。

在江苏境内，我读完了《金蔷薇》的首篇，像抒情诗。智富浏览了我随身携带的《散文天地》。到了山东，我们都不看书了。

我看见了大运河。它干涸，裸露着胸膛。我记起了地理课和小学语文课本。记得四年级学过一篇课文：

喇叭、唢呐
曲儿小腔儿大
军听了军愁
民听了民怕
.....

我没有看到微山湖，却想起了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恰在这时列车广播室播放了这部电影的插曲：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



我和智富相视而笑，并且讨论起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曲波和《林海雪原》。

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傍晚抵达泰安。

2. 夏夜人住半山间

到泰山脚下时，天近黄昏了。我和智富商议后决定往山上攀登一段路再找地方住下来。那天的山路湿漉漉的，夜黑路滑，到了中天门和红门之间，天完全黑了，于是决定找地方住下。两人四下观看，发现路边不远处有一户人家，我们走近询问，得到的是可以住宿的喜人消息。进屋后发现被子潮湿，蚊子肆虐，屋后的山泉轰鸣着。珠垂玉坠、喷银泼翠的瀑布滔滔不绝地发出单调的声响，不屈不挠地向我们证明着大山的寂静，黑夜的寂静。真没想到，尘嚣压迫人，而远离尘嚣后的宁静，竟然也给人以压抑感。

房门没有插销，于是格外小心。由小心而猜疑、多疑。智富说，这间房子显然很久没有作为旅店营业了，我点头称是。房间杂乱，木条、煤块堆满一地。店主人是一位中年妇女，几乎没有什么话，好像还极力回避与我们交谈，后来连她的影子也见不着了。她的小女儿好像是个哑巴。我和智富讨论这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劳动方式，以及她家有没有男子汉的问题，终于不得要领。想到在列车上听到的“请不要把行李交给不认识的人看管”，甚至想到了章回小说中的黑店。似睡非醒的状态中，我听到了智富的鼾声。能和着松涛的节奏打鼾，闻着泥土的湿润和花草的芳香入梦，也是脱俗之境界。

夜籁，让我隐隐感到黑夜的漫长，我急急渴渴地等待着与黎明会晤。

半夜里，我们都醒来。智富说，夜里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女青年，推门看了看就走了。我说你怎不喊醒我？他说，她没有说话，就走了。估计是这家人女儿下班来看看住的是什么人吧。说了一会话，感觉这户人家真是神秘。

天还没有亮，就听到了竹竿戳到地上的声音，山路上有了以竹代杖的旅游者了。我和智富立即起床，相视而笑——这一夜很平安。

我把四元住宿费交给了那位中年妇女。她站着，在钉有“光荣之家”木牌的大树下。一夜之间，我们仿佛理解了人间信任的宝贵。

3. 东岳极顶沐云烟

坐了索道缆车到的山顶，问游人看到日出否？答曰：“没”。心中窃喜，不是因为别人没有看到日出而心理平衡，而是若日出能见而未见，岂不遗憾。这意思是说，即使昨天我们不住在半山腰的人家，努力攀到泰山极顶，也是看不到日出的。据说夏天的泰山很难看到日出，然而到了泰山不能看到泰山的日出，总是有些不悦。

闷闷地走在天桥上，有凉意袭来。看见红男绿女中有披军大衣者数人，我担心我的短袖衫抵不住寒冷，又略加忧惧。到碧雪祠时回头观望，索道在山谷中悬着，缆车挂在索道上游移。想着坐缆车的感受，好奇、担心和到南天门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不觉生出了笑意。此时信步到了瞻鲁台。取出相机拍照，先觉镜头浑，待明辨之后，方知有阵阵云烟飘过。极目东望，虚虚实实的影子是山，蒙蒙的色块则是树了。在云里雾里游到拱北石附近，山风渐大，凉气渐强，云烟涌来，像呼呼的战车，一阵紧似一阵。待云烟渐渐渐厚，玉皇顶就朦胧到了恰好，索道和缆车则渺茫到了恰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神灵如是，非泰山莫能。急急地落了微雨，那云烟就直取西南方飘了去。西南角有一黑龙潭，莫不是龙在呼风唤雨吧？云烟散去，天也晴亮了许多，而海拔低的地方还落着雨点呢。明亮了一会，又有云烟飘来。俄而，十步之外，莫辨路径。云烟过去，又亮了，如是几回。忽明忽暗中，骚人墨客的大手笔——摩崖石刻——时隐时现。忽见“云端”二字高悬峭石之上，心里感动极了。子不在云端，焉知云端之乐？智富说，虽美却不宜久住。言之



成理，那就下山吧。

沿着台阶和石径又到了南天门。胳膊凉凉的，衣服也有了潮意，不觉又伸手在空中拂了拂，记起了一句民间大鼓词，词曰：

云蒙蒙雾漫漫怪石点点
风嗖嗖雨沥沥阵阵寒烟

大
地
散
步

4. 云步桥头遇南珊

从南天门下山，我们决定不坐缆车了。我们边下山边欣赏美景：升仙坊、十八盘、望人松、五大夫松、云步桥，如果乘缆车，这一路美景就失之交臂了。在十八盘，我一不小心从泰山挑夫的扁担上跨了过去。因为那根扁担横放路上，挑夫在一旁休息。我跨过后，被挑夫拦住了去路。他的意思是不该从他的扁担上跨过，等于他的扁担从我胯下经过，不吉利。闹了半天听懂他的意思后，我知道作为挑夫，长年累月在山上劳作，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我跨了他的扁担，他大概就不吉利，因而也不安全了。我立即向他道歉，表示自己不懂这个风俗，不知道有这个讲究。挑夫不从。我说，那你要我怎样呢？要不，我再从你的扁担上跨回去？他听我这样说，略一思考，大约否定了这个做法的可行性。他摆摆手，表示你可以走了。幸亏不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尊重地方风俗习惯的问题，应该切记。

阳光很好，下山感到了一点疲劳。而一扫疲劳的是我们同时发现了前边步行的一位女青年。她身着连衣裙，步态从容而忧郁。我和智富几乎同时轻声喊道：南珊！

我们并不认识生活中的南珊，我们是在《晚霞消失的时候》这部中篇小说中认识南珊的。南珊和长老的对话就发生在泰山。我和智富的思路发生了惊人的一致，把过去与现在、把艺术与生活打乱了。不然，为什么我和智富同时判断眼前的一位旅人是南珊呢？



我轻轻说出了这部中篇里的一句话：彼以剑锋创其始，我以笔锋竞其业。刘智富也轻轻吟诵书中的话：真并不是美，美也不是真。

我记得书中的长老还说了哲学问题，其实他是想说宗教问题的：科学真实，然而有限，哲学朦胧，然而广大。既然科学的力量永远有限，它也就永远不能彻底取代哲学。

我说，我要把南珊拍下来作个纪念。智富说，你跑到前边去等。于是，我快步走到了云步桥上，端着那架双镜头的海鸥相机，俯视取景。其实我连光圈大小还没有弄清，以为光圈数字大就是光圈大呢，把光圈定在了 F8……

南珊走近了，南珊走进了我的镜头。咔嚓，卷片，再咔嚓……南珊终于注意到了我，南珊举起了胳膊遮挡。南珊走过去了。我若有所思。我真想走上前去告诉她，我没有恶意，只是因为你是“南珊”。

我们从中天门向西，奔黑龙潭。

依然谈论着《晚霞消失的时候》。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总算把长老的话回忆起来了：

人类要求感情生活的满足，要求美的享受，而科学并不能提供这一切，它只能使我们获得对自然的了解。但是，你说的并不完全。如你所说，在真之外，还有美。但是你却忘了，在美之外，还有善。对真善美的追求，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而追求真的，是科学，追求美的，是艺术，追求善的，这就是宗教。

沿西路步行一个多小时，便到了黑龙潭。

夜宿山里人家是 7 月 31 日晚，游泰山自然是 8 月 1 日了。这个季节，这个阳光的日子，泰山的水是丰富的。距离黑龙潭几里路的时候，就听到了黑龙的咆哮，目睹了它扬起的水雾。

在西溪石亭，我们观飞瀑，赏龙潭，并且记下了石亭楹联：龙



跃九霄云腾致雨，潭深千尺水不扬波。

我说，智富，咱们回去后，你写写黑龙潭，我写写泰山云烟吧。给智富拍了一张黑龙潭留影。其他的景都不游了，下午还要赶到兖州、曲阜，8月2日还准备到徐州云龙山……

1985年8月23日于栏杆南门外

大地散步



走过天山

从乌鲁木齐到天山，大约一百一十公里。车出城外，好像是往东北方向。路况很好，车速也较快。两小时后，我们到了天山脚下。

九月九日的上午九点多钟，我和大伙儿乘新疆“新丝路”旅行社的中巴往天山。

新疆的九点多相当于淮北平原七点多的“光景”。可能是街道很宽的缘故，虽然是上班高峰，但是乌鲁木齐市的街道并不拥挤，人们秩序井然地各行其道。车窗外偶尔走过穿着民族服装的人，我就细细地看着，生怕丢掉每一缕西域的色彩。

在等待缆车排起的队伍中，我的兴致索然。来时忘了戴遮阳帽，加上阳光的紫外线格外强，就更加急躁。此时，同伴中有人大声说了一句“看日月同辉”。我抬头看了看，太阳在东，月亮在西，都在头顶上。湛蓝湛蓝的天空，没有一缕云，似乎也没有半点尘埃。清新、清洁、清冽的空气吹在脸上，浸润在心里。从两人一组的缆车上下来，再乘电瓶车走一段路，就到了著名的天山天池。导游要我们先游小天池，再游大天池。于是，我们步行着继续向山里走。同行中的邓大姐突然冷得抱起了膀子，有人给她一件上衣加上。果然是山里冷了。小心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游人也显得多了起来。小天池实际上就是一汪绿水，背景是蓝天白云和山峦，第一次看到如此美景，大家争着让着有利位置忙着照相留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雕凿得实在美丽。大块色彩的跳跃对比，使它美得有点俗艳了。沿着小天池的一条小溪逆流而上，溪流的歌唱就一直在陪伴着游人。声浪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泉水下面的石头、沙砾和草木都是那么地清晰可辨。